



【回味无穷】

跟着爷爷去跑车

□许志杰

“跑车“是铁路上一个专门术语,像列车员、火车司机、乘警、列车值班员等工种均可称之为“跑车”,简而要之,凡在运行的火车上工作的铁路工人都是“跑车”人。火车跑得快,全靠车头带,急速奔驰在铁道线上的火车,司机岗位当然更重要些。一车的旅客或货物安全,都交给了开火车的人,他们工作中的一举一动,哪怕只有丝毫差池,对一列运行中的火车带来的影响极大。因而说到“跑车”,行内人首先想到火车司机,其他次之。

爷爷开了一辈子火车,用现在的话形容,是不折不扣的“跑车”达人。从上个世纪30年代初上铁路做学徒工,历经司炉、副司机、司机,直至60岁出头以超龄老司机身份退休。40年如一日,无论白天黑夜,暴风骤雨,冰天雪地,一直与自己心爱的火车头在一起,感情之深似亲人。爷爷的工作单位驻地在淄博市,当时叫张店机务段。我在老家住,只有过年过节才去陪爷爷奶奶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,爷爷留给我的印象有三个,一是身穿铁路制服,提着那个用了多年的铝制饭盒,盛着奶奶做好的工作餐去上班。或以同样的装束下班,饭盒里经常是爷爷托途经火车站的工作人员购买的当地特产,博山的酥锅、八陡的老豆腐,有时也有黑旺那边的大锅饼,山里的核桃、栗子、秋桃。当年属于紧俏商品,城里要凭票限量购买,爷爷凭工作之便,让孩子们一饱口福。

除此是爷爷打着呼噜在家里认真而甜美地睡觉。火车司机是一个看上去风光,其实很劳累的活。虽然爷爷跑的是张店周边的铁路支线货运列车,相对于长途车轻松,但要驾驭那个钢铁制成的庞然大物,所费精力、体力、耐力,也是非常之重。在火车头上眨个眼都要挑时间,每时每刻盯着前方,还要环顾四周,避免出现车体事故。蒸汽机车靠的是用煤烧热锅炉,产生水热能,以蒸汽方式带动整列火车前进,是一个靠司机、副司机、司炉密切配合,以最少的原料消耗,产生最大能量的技术和力气相统一的工作,与后来电力、柴油内燃机车,以及现在动车组列车相比,操作手段差别巨大。五十多岁以后,爷爷体力有些不济,上夜班回家之后,需要休息的时间越来越长。这时候,奶奶就把孩子们叫到院子里玩耍,给爷爷一个宁静的歇息环境。

印象最深的是爷爷下班回家喝酒的情景。一个机组三个人,司机、副司机、司炉,于他们而言,火车头不仅是工作岗位,还是一个生活的大空间和多彩的小世界,工作上天衣无缝的默契配合是天职,尚需每个人脾气性格、道德水准的滴水相融。三人组合,看似有司职分工,却是不容任何裂隙的一个整体。任何一个指令的发出,都不外乎几个指头的不同表达形式,或者一声干脆利索的呼声,令出必行,心领神会,不允许任何一个环节出现滞停。如此紧张的工作环境,上班时,三人间的话语交流几乎没有,下班了,各自回家歇息。

爷爷好酒,休息过后,就是喝几杯老家的坊子白干。平时少言寡语,一杯小酒下肚,话匣子被打开,真的是千言万语,像倒豆粒般铺开一地。爷爷喝酒时总喜欢有个人陪着他,让自己的话落地有声,我经常就是那个坐在爷爷身边的忠实听众。开始有点不解,后来我想到了爷爷的工作环境,他的视野很开阔,要有眼观六路、耳听八方的机警。但是他身边的世界却很小,爷爷开了一辈子火车,见了太多的黑夜与孤行,希望下班之后能与家人多待一会儿,也是对自己精神上的鼓舞与心灵之慰藉。酒后话多,爷爷的很多故事都是他老人家微醺之作,至

今跳动在我的耳边。爷爷喝了大半辈子酒,开了将近半辈子火车,从未因酒而出现大小事故,这是爷爷最为得意的人生之作。因而爷爷每次喝酒,总是由此开篇,以此结尾。

曾有幸跟着爷爷去跑车,当时的新奇、欢愉留给今时满满的回忆,加深了孙子对爷爷工作的理解。那大概是在1970年前后我10岁左右的时候,去张店陪老人过年。有次爷爷值乘张店到黑旺铁矿的矿石调运,正是白班,和奶奶送爷爷到胡同口。不知因何,我突发奇想,向奶奶提出跟着爷爷去跑车的大胆之想。铁路实行半军事化管理,平时连机务段驻地都是“闲人免进”,更不要说安全要求甚高的火车头了。开出驻地的火车,如同一个远离陆地的孤岛,前行的方向永远是下一个车站,无论遇到什么紧急情况都要靠火车司机临危不惧果断处置,容不得一点外来因素干扰。即将出行的火车头,需有地勤人员查验工作身份,余者一概拒之车下。这是我陪爷爷喝酒时听说的,却又明知故犯,不知当时的勇气来自哪里。奶奶似也没当回事,听了孙子的请求,轻声说问爷爷吧。不承想爷爷一口答应下来:走吧。使我喜出望外,从爷爷手里接过饭盒,跟着爷爷溜儿小跑到了机务段。或许因爷爷是机务段最年长的在职司机,与人为善,工作勤勤恳恳,又可能是爷爷从未带着自己的家人到过单位,遵公守制,以自己的实际行动铸就了一张无形的通行证。总之,从进机务段大门,到跟着爷爷上火车头,一路畅通,收到的只有“许师傅,今天跑车啊,早点下班”这样的问候和祝福。

爷爷的火车头从机务段车库缓缓开出,来到张店火车站东首的货场,在调车员的指挥下,火车头与货车厢通过挂钩连接。待调车员确认无误,前方的信号灯由红变绿,听爷爷说了一句什么,副司机随声附和,司炉也站在车头门口瞭望,只见爷爷右手推开大闸,副司机拉响汽笛,火车头发出有节奏的前进声,铿锵有力。爷爷就和他的火车头开始了一天的忙碌。

站在爷爷司机座位后边,仔细观察这个启动的过程,令我心动不已。只见过火车呼啸而去的震天动地,不曾目睹开火车的人此时此刻竟是那么潇洒自如。那么大的一个铁家伙,在爷爷手下如此顺从,敬佩之情油然而生:爷爷太了不起了。出张店东行第一站是湖田,第二站是金岭镇,爷爷说毕业于武汉大学地质系的二姑父曾在金岭铁矿工作,毕业于青岛铁路中学的二姑,也曾在这里教书。过了金岭镇是东风站,爷爷的火车在此停下,我也跟着走下火车头,只见爷爷手拿油布,在四个大铁轮上擦拭起来,不一会儿就油光锃亮。爷爷的火车头是国产的上游型蒸汽机车,以短途运输为主,彼此相伴数年,像奶奶说的,疼那个火车头比家人还过。

到辛店(今临淄)站,由胶济线转行专用线,不多时到黑旺铁矿,这是爷爷今天的工作面。爷爷的火车头开始调车。调车是一个复杂的过程,行内术语叫列车编组,对一列火车进行重新组合,把不同方向的车厢组合在一起,有序排列,按车次发运至运输目的地。黑旺有铁矿,车厢装的都是铁矿石,运往全国的钢铁厂。爷爷开着火车头拉车厢倒来倒去,有点像插积木,最后完成整列火车的有序组合。上午干了一列很长的火车,下午周而复始,把六节车厢组合好,天色将晚时拉着六节车厢回到张店站货场,脱钩,车头入库,地勤检修,爷爷下班了。洗澡,回家,奶奶早在街口等着我和爷爷了。爷爷喝酒,我却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,找小伙伴炫耀去了。

情景犹如昨天,算来却已半个多世纪。爷爷,您的火车开到哪里啦?别忘了早点下班,回家喝酒啊。

□段春娟

【顺其自然】

处暑通常在8月22、23或24日,这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。照常理,处暑是和炎炎夏日道别的节气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云:“处,止也。暑气至此而止矣。”“处”是终止、退隐的意思,处暑即为出暑。三伏已过,暑气渐消,我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开始下降。处暑是代表气温由炎热向寒冷过渡的节气。

处暑三候:鹰乃祭鸟,天地始肃,禾乃登。这一时节,老鹰开始大量捕猎鸟类,捕获的猎物一次吃不完,一一排列在面前,好像祭祀一般;天地间万物开始凋零,植物不再发新芽;禾谷成熟,开始收割,“登”即成熟,五谷丰登便是此意。

有一首歌谣:“秋天到,秋天到,地里庄稼长得好。棉花朵朵白,大豆粒粒饱,高粱涨红了脸,稻子笑弯了腰。秋天到,秋天到,园里果子长得好。葡萄一串串,柿子挂树梢,黄澄澄的是梨,红彤彤的是枣。秋天到,秋天到,田里蔬菜长得好。冬瓜披白纱,茄子穿紫袍,白菜一片绿油油,又青又红是辣椒。”一幅调子欢快、色彩明媚的秋光图,多么浓郁的乡土和田园气息!

处暑三日无青谷。春谷子由青变黄,即将成熟。谷子去壳即为小米,因其粒小,直径一毫米左右,故名。新小米就要下来了,用来熬粥,黄、黏、香,浮着一层油,男女老少咸宜,极有亲和力。黄河流域是小米的故乡,有首陕北民歌:“山丹丹红来(哟)山丹丹艳,小米饭(那个)香来(哟)土窑洞(那个)暖。”诗人贺敬之的《回延安》里也有这样的句子:“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,小米饭养活我长大。”谷子在中国有几千年的栽培历史,说小米滋养了华夏文明,也不为过吧。

眼下正是葡萄自然成熟时,最能尝出酸酸甜甜的本味。当年汪曾祺先生下放张家口,干得最多的就是给葡萄喷波尔多液。四年时间,他成了葡萄专家,写下名篇《葡萄月令》。“失之东隅,收之桑榆”,无论处境如何都不要绝望,活着要有些韧劲,皮实些。

处暑之前是传统节日七夕节。“七夕”又名“乞巧节”“女儿节”。在古代,这个节日很受重视,有女孩的人家要供奉织女姐姐,以祈巧思。传统社会对女子心灵手巧的要求,似可从这个节日中窥出些端倪来。

小时候在老家,“七夕”算个大节,家家要做巧饼。鸡蛋、糖和面,用面模压出各种动植物样式的面饼,上锅慢火烙至两面焦黄。巧饼凝聚了一家主妇的勤劳和巧思,正是心灵手巧的体现。对小孩子来说,巧饼既当吃食,也可拿来炫耀,比谁家的模样俊俏。多少年后,我在千佛山山会上买过几个面模,希望有朝一日也能和女儿一起做巧饼。事实上,这么多年来也不过用了两三次,这些模子就像古董一样被我收在橱柜里。回想年幼时,日子虽不富裕,却安静闲适,有种古典的韵致。如今人们想方设法寻觅老味道,岂不知老味道的背后,是慢节奏的生活,是心灵的安闲。这些如今到哪里找寻呢?七夕凝聚了先人太多的想象和寄托,有着浓郁的文化色彩,如今却日渐淡出人们的生活,这也是令人无奈和惆怅的事。

七月十五中元节也多与处暑相近。在古人看来,阴阳相通,七月十五民间有放荷灯的习俗,为的是照亮先人回家的路。中元节曾经也是初秋庆贺丰收、酬谢大地的节日,民间按例用新米等祭供,向祖先报告收成,“为五谷成熟,报其功也”(郑玄语)。节日和民俗活动都离不开了时令和地域的大背景,是在顺其自然的前提下展开的。

秋天的早晨真舒服。空气湿润润的,鸟鸣阵阵,草虫藏在草叶间,不知疲倦地叫,仿佛永远都不会停下来。太阳出来了,人影斜长。楼底下那丛红色的凤仙花兀自开着,一切都是那么静谧安详。